

畫事叢談

全藝門

精敏門

已集



畫事叢談

書畫傳習錄卷四

已集上

大明 九龍山人孟端氏王紱輯

邑後學小阮嵇承咸校刊

畫事叢談

全藝門 畫事叢談

古人重行不重文。就文而言。六藝為詩書之末。而六

書又為六藝之末。書與畫非有二也。○星古文星也。

○日乃正圓。月則多虧也。○漢為山之厓。○即為

水之小田。田為畱畛之形。○穴乃穿土之象。○似

區萌初達。米為禾實成形。○因未合為兒。兒

拜時建州浦城山中有獸名駭神。平子往寫之。獸入潭不出。或曰以畏畫故不出。平子去紙筆拱手立。獸果出。潛以足寫之。山人曰。獸亦知恥。況在違之。不遠者耶。善繪以形。猶不若干古文人善繪。如見之。肺肝也。學者當知恭以遠恥。

嵇叔夜。康本奚姓。自會稽徙譙之銍縣。嵇山家於側。遂氏焉。丰姿俊逸。屬詞最工。兼善書畫。拜中散大夫。世說稱其醒若孤松。獨立醉若玉山。將頽善矣。導氣養性。著養生篇。與山濤阮籍阮咸。主戎向秀。劉伶為竹林之遊。山人曰。中散以導氣養性為主。而絕交

一書憤懣形於紙墨。非所以閑性也。大將軍聞而惡

焉。泊乎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鍾會之怒。其來有

自矣。咸按。大將軍。即司馬昭也。後為晉文帝。康與山濤書告絕。司馬氏聞而惡之。蓋知其不可羈屈。

本傳詳之。康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下。穎川鍾會造焉。康鍛不輟。良久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

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為憾。後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因譖之。刑東市。太學生三千。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

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帝亦尋悟。

而恨會。

陳畱范宣子。宣博綜羣籍。屢徵不就。戴安道就學於

宣。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鈔書亦鈔書。唯獨好

畫。范以為無用。不宐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

看畢。咨嗟甚。以爲有益。始重畫。山人曰。古人不作無益。以害有益。故丹青亦皆指事而成。張收於成都。周公禮殿。畫五帝三皇以來賢聖人物。燦然滿殿。令人識萬世禮樂。

王廙畫孔子十弟子。贊云。兄子羲之。始年十六。學藝之外。書畫過目。便能就。余請書畫法。余畫孔子十弟子圖。以勵之。劉褒畫雲漢圖。人見之。覺熱。畫北風圖。人見之。覺涼。亦確然原委分明。迺得其所以。爰且涼之致。均非苟作也。如范公者。識定於先。詣成於後。且由弟子而進於斯。藝評者曰。荀衛之後。咸按音荀。勗衛協。宣

爲第一。數學相長。迺復相成矣。

琅琊王景元。

微亦作微。

少好學。無不通覽。其答何偃書云。

吾性知畫。續蓋亦鳴鵠識夜之機。盤紆糾紛。咸記心。

目。故兼山水之愛。一往蹟求。皆彷彿也。微常住門屋。

一閒。尋書玩古。如是者十餘年。山人曰。居無求安。

景元有焉。故能淡於仕宦。徵召不赴。其素所蓄積。然。

也。至畫由天性。而山水之學。亦云一往蹟求。非若唐。

宋以下。白描山水之學矣。實體難工。空摹易善。學者。

當知所宗仰。

謝氏靈運。與兄子惠連。書畫俱在能品。山人曰。靈

運裔出元勳。襲封康樂。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而性豪侈。車服鮮麗。已非令器。孔門樂有三損。殆居二焉。及宋禪降。爵為侯。含恥以受。偏與廬陵王周旋。廬陵疎縱失位。康樂多不平。被斥復旋。肆意遨遊。放懷吟咏。修營舊業。帶水依山。盡幽居之勝。每一詩至。都下貴賤競寫。宿昔閒士。庶皆徧於。是再召不起。宋使光祿大夫與書敦獎。乃出。賞遇異常。一文竟手。自寫之。帝稱為二寶。身歷中郎。衛率秘書侍中。自謂宜參權要。禮度有乖。至蒙罪譴。孟覬指其鑿山浚湖為逆蹟。則誠冤。若其臨危履患。慨慕子

房魯連龔勝李業諸君晚矣魯連子房固非其倫龔

勝絕粒咸按勝字君賓漢哀帝徵為諫大夫數上書

身勝終不屈曰吾受漢家恩未報今老矣豈一身事

二姓遂不飲食十四日而死年七十九後世刻石表

其里李業飲醜咸按業字巨游漢元始中舉明經為

門欲殺之有客說咸得免莽徵為酒士不往絕迹山

谷公孫述復徵不應遣使持毒酒劫之遂飲毒死光

武表其間今以歲閱三朝駁歷中外者而以殉故主

為名夫將焉欺世或謂康樂心事與靖節同而應蹟

自異此直嘖語耳文人無行雖名播士林亦烏足取

謝希逸莊七歲能文稍長益韶令太宗見而異之曰

藍田出玉豈虛語哉希逸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制

畫事叢談全錄

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寓內爲一。山人曰：左氏書固古人兵略所存也。善讀者諳形勝，識機宜，方能有用於世。今承學家解字離句，傳相授受而已。且六法茫昧，罔知所措。古人之山川城塹，驛舍軍屯，夷險遠近，眼底模糊，積習然也。嗚呼！遺經殘缺，訓詁於漢唐，推演於宋儒，紙墨上多一分陳言，則身上少一分受用。卒然身列戎行，迷於所向，往往官軍西出，賊衆東趨，此非不讀書之故。正坐讀書不曾明了之故。蓋其平居簡練揣摩，閉戶塌首如婦人女子，卽欲按圖求索，亦俛俛乎不

辨西東，不亦惑乎？得希逸讀左氏法，循序以讀他經，進而及乎司馬班范，何有經濟之不能廣哉？

吳郡顧希馮

野王

七歲讀五經，略知大指。九歲能文。

常爲日賦，領軍朱異見而奇之。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長而徧觀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爲陳宣王客。王於東府起齋，野王畫古賢王褒書贊，時稱二絕。山人曰：野王體素清羸，居喪過毀，殆不勝哀，是能盡孝也。召募鄉勇，隨義軍，援都，杖戈被甲，陳君臣大義，見者莫不壯之。是能盡忠也。博通今古，著爲玉篇輿地志及

國史記傳使淵源賴以不墜。是能信今傳後立言以自見也。史氏稱為篤學至性無過辭失色其容貌似不能言其勵精力行皆人所莫及言之洵美矣。栖托藝林善自韜晦所謂屈以求信蟄以存身者其殆庶幾乎。

李伯時公麟元祐進士為泗州錄事參軍時稱李檢法好學博雅長於詩工書法又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鐘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別款識於丹青尤極其妙歸老於龍眠山遂號龍眠居士山人曰龍眠以畫聖稱而書法與詩文俱為一藝掩其肫懇篤實

將教天下後世以還淳返樸革薄從忠之意文不為譚藝者所知知伯時者但道是白描高手耳伯時居京師數年不一出入權貴之門風骨峻矣幽人貞吉擇地而蹈復早作夜思為世勸戒故平生所圖慈孝故實從朱子小學中檢出者如尼山庭訓孟母三遷老萊奉親董生行義種種良工心苦品居最上雖顧吳不得專美於疇矣近世好圖山水此類乃不復作胡能想其人論其世志其志樂其樂乎宜海岳之三太息也嗟嗟六法難兼求工便慮入俗寫意徒屬偷腔若夫窮理盡性孕後包疇古今獨立非復激揚所

能稱贊。無他寄言。屈標第一等謝赫之品。陸揆微也。如是。余於龍眠亦云。

朱陳靖彭祖觀井圖銘序曰。淳化中。余將命之狄邱。道出彭門。有客得彭祖觀井圖。以為貺。中有臺榭人物。山水森然。繪事之工。予無所取。所慕者。惟彭氏面井。而覆之以輪。背樹而纜之。以繩。凭杖。歛躬。跼蹐而迎視。兢兢然。若將墜也。嗚呼。古人臨事而懼。有若是歟。山人曰。道德本也。文藝末也。然藝也者。志道之士。所不能忘。畫亦藝也。進乎妙。則不知藝之為道。道之為藝矣。覽陳靖之序言。覺彭祖氏龍鍾杖策。澄觀

止水。意態畢出。靖謂其臨事而懼之道。真善鑒別者也。而惜乎。不著丹青家姓名也。

唐王藹祖二疏圖記曰。吳郡顧生。能寫物。筆下狀人。

風神情度。畢得其態。自江以東。譽為神妙。有好事者。

先賄以良金細帛。必避而不顧。設食精美。亦不為之。

謝乃曰。主人致殷勤。豈無意邪。何不醉我斗酒。乘其

酣逸。當無愛惜。乃張素坐隅。弄卽置酒一器。初沉思。

想望。搖首撼頤。忽飲十餘杯。揖主人曰。酒興將激。吾

將勇於畫矣。午未及夕。而數幅之上。有帳於京城之

外。帳中有筵。筵中有犧尊。二壺。觥其觶。而鬯。卽倍

犧壺之數。而樂師差於葍。樂有竽琴瑟。有笙鏞。有缶。有筑。有鼓。而棘音遭。若鼓手而以合奏也。列坐皆冕帶。盛服。有持算主事者。有持罍就飲者。有憑軾徐來者。有目於騎而迴者。有仰吻而哈者。有俯首而肅者。有避席而遺簪裾者。有促襟而將進者。此漢公卿祖此二疏也。主人久視而問曰。東嚮而坐。即行客也。去國此離羣而容無慘恨。何為妙。曰。二疏之去。乃知足也。非疾時也。非時之不禮也。非危於禍機也。非避於讒口也。非失於權利也。既辭勤於夙夜。而果其優遊。故顏閒無慘恨之色。主人嘆曰。既不為利易己之能。潔也。嗜

酒而混俗。何其高也。圖二疏以遺於時俗。勸也。求其能狀物之情者。孰有勝乎。山人曰。二疏去國。千古美談。好事繪圖。僅夸其祖帳都門而已。顧生之言。真能道出師傅大臣心事。然非讀書稽古。斷不能臻此。彭氏圖有懼意。二疏圖無慘容。各極其妙。從可知繪古人陳蹟。先須胸中有萬卷書也。宋初修老子廟。廟舊有唐吳道子畫壁。即杜工部詩中所云。畫手看葍輩。吳生遠擅場。冕旒俱秀發。旌旆其飛揚者也。一隱士百計購得此畫。閉門不出者三年。及廟成。壁當再畫。有老畫工就西壁。隱士就東壁。

泊成老畫工來觀。初有不許之色。漸觀其次。迤邐咨嗟。擊節及見輦中人工。駭且愧。向隱士下拜曰。先生之才不可當也。果何由而致此。或問之曰。吾西壁所畫者。莠驅賤也。近侍清貴也。至於輦中人。則龍鳳之姿。天日之表也。此余之所知。自謂造其極矣。今先生所畫。莠驅吾近侍也。近侍吾輦中人也。迨觀其輦中人。其神宇氣象。蓋吾生平所未及見者。隱士曰。此畫天上人也。若爾所畫。人間人耳。山人曰。老畫工能作天日之表。龍鳳之姿。已非凡筆矣。而不知隱士能作天上人也。想其精驚八極。心遊萬仞。恍兮忽兮。凝

神於穆清之上。故當操筆運腕。若與天上真人相見乎。然非三年閉門窮搜。冥追斷不及此。若隱士者。殆可爲道子替人矣。宣和畫譜云。曹仲元嘗于建寧佛寺中。畫上下坐壁。歷八年而不就。李氏責其緩命。周文矩曰。仲元繪上天本樣。非凡工可及。故遲遲至此。夫仲元之遲。至八年。卽隱士之閉門三年也。賴有周文矩知之。而剴切言之。故仲元不獲戾耳。絕詣固難得賞音。豈易遇可嘆也。

永嘉僧釋仁善畫松。一日夢見四百條龍。自是畫松益臻神妙。每就醉中揮墨。醒後乃補之。形狀極奇怪。

嘗醉永嘉市中。顧視竹壁。取拭盤布。濡墨灑其上。來日少增修。爲狂根枯枿。人服其神。五代韋道豐。江夏人。善畫寒林逸思。奇僻不拘小節。當代珍之。然經歲月方成一圖。成則驚人。山人曰。禪宗之悟境有二。曰頓。曰漸。惟畫理亦有然。釋仁之夢見四百條龍。頓境也。道豐之經歲方成。漸境也。頓如兔起鶻落。少縱卽逝。漸如澄懷卧遊。無微不入。要惟深造自得。故爾。妙境同臻。孫知微。字太古。山水人物兼擅。勝場嘗畫壽寧九曜圖像。寫容旣畢。令童仁益輩設色渲染。其中水聖侍

從有持水晶瓶者。因爲增蓮花於瓶中。知微來見之。愀然曰。瓶所以鎮天下之水。吾得之於道。經今則奚以蓮花爲也。嗟哉。畫蛇著足。失之遠矣。若輩何足惜。後必累吾畫。致不傳也。嘆惋而去。山人曰。畫瓶必畫花。時手皆然。豈料童仁益輩已先蹈此習氣也。余見人臨舊畫。旣曰仿其人矣。又每每有意添入。如寫人物樓閣。必於其中增陳設器皿數事。寫山水。必於其外加遠山遠樹。彼固曰我能自出手眼。不受壽人範圍。不知鳧脰雖短。續之則憂真。所謂點金成鐵。佛頭著糞。惟庸固妄也。

有人藏戴嵩牛鬪圖。珍以什襲。不輕示人。客有請觀者。主人出之。堦下一牧童。戟手而進。曰：牛鬪力在背。尾入兩股間。今尾掉非也。山人曰：戴嵩畫飲水之牛。則水中有牛影。畫牧童牽牛。則牛瞳中有牧童影。米元章在漣水時。客有以戴嵩牛求售者。米借畱數日。易以摹本。客曰：原本牛目中有牧童影。此本卻無。米不得已。以原本歸之。夫以米公之筆。尚不能贗作。則嵩之畫牛。想見入妙。而鬪牛之圖。傳至後世。偏爲牧童所指摘。豈能者亦偶掉以輕心乎。余嘗讀韓子曰：客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最

易。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旦暮於背。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覩。故易。嗚呼。若客者。洵得格物之道者哉。

名畫記曰：吳道子畫仲由戴木劍。閻令公畫昭君著椎帽。不知木劍創于晉代。椎帽興于本朝。舉此例。凡皆畫之病也。山人曰：畫至道元立本。可謂無遺議矣。而猶有此病。想緣未經博訪。參稽故時。有疎漏耳。昔戴逵畫佛像。而自隱於帳中。人有臧否。輒竊聽而隨改之。學者不可不有此虛心也。宣城包鼎。每畫虎掃灑一室。屏人聲。塞門塗戶。穴屋

取明一飲斗酒脫衣據地卧起行顧自視真虎也復
飲酒斗許取筆一揮意盡而去不待成也東坡居
士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或問如何不逐節分東
坡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耶杜子瓌曰我嘗作圓
光時心遊海上遐想日出扶桑蒼蒼涼涼故脫略筆
墨使妍淡無蹟宐他人不能到也山人曰蘇長公
題畫詩曰作詩必是詩定知非詩人論畫以形似見
與兒童鄰蓋言學者不當刻舟以求劍膠柱而鼓瑟
也然必神遊象外方能意到圓中包鼎之虎意盡而
去惟其自視真虎故能不待成也東坡之竹一直至
頂緣悟得竹初生時故不必逐節分也杜子瓌之圓
光脫略筆墨要在心遊遐想故他人不能到也若非
煞費苦心那便超然入妙今人或寥寥數筆自矜高
簡或重床疊屋一味顛預動曰不求形似豈知昔人
所云不求形似者不似之似也彼煩簡失宐者烏可
同年語哉

元鄭元祐遂昌雜錄曰宋僧子温日觀字仲言號日觀又號知歸
子居於葛嶺之瑪瑙寺以畫蒲萄名當時惜人皆知
其善畫而莫知其善書也今世所傳子温蒲萄類多
假作余曾見其真者鬚柔枝硬筆筆頓折秀勁皆艸

書法也。惜乎人莫知其善書也。山人曰：以艸書筆法作寫生，其高出流輩，豈上下床之別哉？夫人苟不能書畫，雖工亦匠耳。此東坡之於道子，尙有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之品隲也歟。又畫史載章友直善篆，以篆字筆法畫龜蛇，劇有意趣。又能以篆筆畫碁局，筆筆相似，亦一奇也。

唐張鷟朝野僉載曰：元嘉少時，聰俊天授，嘗於眾人屬耳目之地，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胸中成四十字詩，足書一絕。六事一時齊舉，見者莫不驚嘆叫絕，號爲神仙童子。山人曰：五官之爲

用也。一官作，則眾官畢從。六根之有觸也，此念消，則彼念復起。從未有畢舉竝用，而各事其事者也。五代劉穆之，耳聽斷而口問答，兼能於手中批示。南史豔稱之。若元嘉之六事一時齊舉，更出穆之之上矣。吁，藝至此，洵全矣哉。

晉明帝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有識鑒，善書畫。初師王廙畫法，旣乃沉著過之。雲煙過眼，續集云：趙伯昂，溧陽人也，藏有晉明帝畫瑤池圖二卷。一作王母冠玉冠，乘金車，駕二龍，葑後女從，各執旄節，導引攀龍，撫鸞者亦二，髻髻女童甚奇，卷尾作大池，卽瑤池也。

一作穆王坐金殿。據金椅。而王母與一峩冠婦人。鼎峙而坐。彼云右坐者。上元夫人也。畫極精緻。而神意超越。令人對之。塵念都消。山人曰。思陵內府。以穆天子宴瑤池圖。爲第一神品。或曰。宋武臣吳元瑜所仿也。而米元暉定爲晉代。必有所見。余嘗見北宋人臨本。已足壓倒一世矣。

盧楞伽者。吳道元弟子也。長於佛像經變。有過海羅漢一卷。卷中羅漢以下。凡若干人。金陵王遜記之曰。龍王請齋過海。羅漢圖一卷。乃盛夏衛指揮同知馮傑世賢之家藏也。袖出示余。而索記。余熟閱之。羅漢

一十六人。惟荷笠搯筇。出自巖洞者。不闡其神通。餘皆闡其神通者也。一人松下結伽趺坐。舉臂欠伸。未行。有鹿在旁。延佇以俟之。執塵尾騎哮吼虎者。一人。并有猴捧鉢導之。後有踞人以錫杖肩。道具隨之。臨海一人。以竹杖止龍。右足已躡其背。左足猶在岸也。其勢活動可駭。披袈持竹杖者一人。踏螭水中。浩瀚無涯。一目萬里。乘錫杖擊明珠。以引在天飛龍者一人。有踞人踐蟾蜍。瞪視欲其輒來下也。褊袒右肩。脫二履。踞豚者一人。有踐魚童子侍焉。波紋縠皺。葉泛芭蕉。上乘一人。捻數珠如念佛者。一人蓬頭乘拄杖。

左握扇。右指中流。踴人頂道具。以示念佛者。若微笑也。脫帽障日。乘鉢者一人。一人左扶拄杖。右擁童子。竝立。狡狴回顧。乘鉢者。若有言也。踏犀牛者一人。戴帽而背軍持。踏龜者一人。服袈裟而持如意。俯首示敬。而乘笠者一人。放光鉢中。而踏馬者一人。一人肩長過膝。展尼師壇坐。有四鬼昇其四隅。馳走如飛。驚濤爲之捲雪。有踴人踐蝦。以竹杖肩道具。急尾其後也。旣而幽境深入。一鬼揚旗導持。元衣執圭。恭敬出迎者。請齋龍王也。束帶抱文書者。判官也。樹寶幢。操金鉞者。二力士也。雲霞頓開。宮殿呈露於跳蝦之際者。水府也。是爲請齋羅漢之所也。以上羅漢凡一十六人。童子二。踴人四。凡六人。龍王一人。判官一。甲士二。鬼五。凡九人。龍蝦各二。螭魚龜蟾蜍各一。凡八蟲。虎猴鹿豚狡狴犀牛馬各一。凡七獸。笠帽錫杖拄杖履各二。竹杖四。道具三。明珠數珠扇塵尾如意軍持。尼師壇旗幢鉞各一。凡二十七器用。松芭蕉各一。凡二種。宮殿一區。合人蟲獸器用等。共七十五數。宮殿一區。不與其數也。余閱此圖。下筆一一精緻。曲盡其妙。實畫之神品也。山人曰。自釋道二氏之教興。繪事家遂於此焉爭勝。而畫羅漢者尤夥。然獨讓吳盧

兩生何也。蓋有唐中葉西域大食天竺之僧往來長安者。冠蓋相望於道。當時既得其狀貌舉止之具。而又加之精思妙筆。故令無古人。後無來者。盧生畫誠希世之寶。作畫史者恨不得見之。得忍辱居士此記。畫東震旦國。如見盧生解衣磅礴。經營慘淡。時而記之體例。工秀簡潔。真足與韓昌黎畫記。秦少游羅漢記。竝傳千古者也。

沈存中筆談云。國初江南布衣徐熙。僞蜀翰林待詔黃筌。皆以善畫著名。尤長於花竹及車書。一統筌與熙皆至京師。命入圖畫苑。品其畫格。黃氏兄弟父子。

畫花卉。妙在傳色。用筆極精細。殆不復見墨蹟。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熙則以墨筆畫之。殊艸艸略施丹粉而已。然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意。至熙之孫夏。不用墨筆。直以粉色圖之。謂之沒骨。而氣韻不逮熙矣。厥後趙昌以寫生得名。然終不及熙遠甚。山人曰。趙昌之不及徐熙。何也。蓋昌意在似。熙意在不似。故也。然非淡於斯道者。不能以似與不似第其高遠也。此持人之論也。余謂意不在似者。太史公之於文。杜工部蘇子瞻之於詩。是也。元章米氏所以有徐熙畫不可摹之嘆也。

畫鑿云。閭立本畫三清像。異國人物。職貢圖。五星像。傳法太上像。又有步輦圖。畫唐太宗冠通天服絳紗。坐輦上。宮女三十餘人。皆曲眉豐頰。雜執香爐巾櫛。盂皿之類。丰姿各各不同。一朱衣髯官執笏引班。後有贊普使者。服小團花衣。及一從者。贊普辭婚事。真奇物。篆題其上方。又有唐人八分書。贊普辭婚事。真奇物也。雲煙過眼錄曰。崔中丞或藏有閭立本職貢獅子圖。大獅子二。小獅子數枚。色黃而褐。虎首而熊身。氣象威猛。神采赫然。與今世所畫獅子不同。胡王踞床坐而調之。貌甚武。旁有女妓數輩。皆作闌掃裝。各

執胡琴羌管之屬。并執事者十餘人。或瞪目視獅子。或注目視胡王。各有意在。可謂沉著痛快矣。并有高宗御題。竝有睿思東閣大印。趙松雪曰。王子慶學士家收閭令西域圖。爲畫品第一。畫惟人物最難。而器服舉止。又須確有攷訂。此古人所特留意者。是卷一。一備盡其妙。至於髮采生動。有欲語狀。意態在虛無之間。真不可思議也。山人曰。閭令以繪事顯於貞觀之世。厥後置身兩府。淡自悔之。當時號爲丹青神化。洵不虛也。其畫在宋時尙多有之。至元已屬僅見。賴有名賢爲之記載。差不負左相苦心也。

宣和畫譜云王維善畫。當時畫家者流。謂爲天機所到。而學之者。皆莫能及。觀其思致高遠。初未見其丹青詩篇中。時時已自有畫意。由是知維之畫。出於天性。不必以畫拘。蓋生而知之者。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及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又落花寂寂啼山鳥。楊柳青青渡水人。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以其句法。皆所畫也。而送元二使西安詩。後人至鋪張爲陽關曲圖。是以豪英貴人。虛左以迎。盜薛諸王。待之如師友。故時稱朝廷左相筆。天下右丞詩。皆以官稱而不名。又曰。右丞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也。山人曰。摩詰居士。世廛知其以山水擅長耳。閒攷宣和內府所藏。爲卷一百二十有六。中有淨明居士像。濟南伏生像。菩提像。渡江羅漢像。十六羅漢像。江臯會遇圖。則是摩詰又工人物也。昔趙子昂問錢舜舉曰。如何是士夫畫。舜舉曰。隸家畫也。子昂曰。然。余觀唐之王維。宋之李成輩。皆高尚士夫。能與物傳神者也。舜舉首肯稱善。張彥遠名畫記曰。雲峯石色絕蹟。天機筆思縱橫。參乎造化。東坡詩曰。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翻謝樊籠。其推崇品評。殆無遺議矣。余謂今世士夫。

欲希踪摩詰。且先屏除隸家氣習也。可。范公稱過庭錄云。忠宣公舊藏一江都王馬。往年自慶州赴闕。李伯時自京舟路延見求觀。忠宣云。某非吝。但道路難爲檢尋。俟至闕未晚。伯時日夕懇之。至切。檢出。李見之。稱嘆失措。借歸。累日用。意模寫。竟不能下手。復卷還之。但以粉脾榜其上云。神妙。上上品。江都王馬。別札云。某看之累日。不能下筆。聊畱數字。以見歸向之意。米元章時爲郎。每到相府。輒求借觀。不與人言。惟遶屋狂呼而已。不能備述珍賞之意也。及崇寧初入上方矣。揭曼碩畫錄云。曹霸畫人馬。

筆墨沉著。神采生動。余生平凡。四見真蹟。一奚官試馬圖。在申屠侍御家。一調馬圖。在李士宏家。竝有宋思陵題印。其一下槽馬圖。一黑一驢色。圍人背立。見須。眉髮奇甚。其一。余所藏人馬圖。紅衣美髯奚官。牽玉面騂。綠衣宦官。牽照夜白。筆意神采。與舟三畫同。趙集賢子昂嘗題云。唐人善畫馬者眾矣。而曹韓爲之最。蓋其命意高古。不求形似。所以出眾工之右耳。此卷曹筆無疑。圍人太僕。自有一種氣象。非世俗所知也。集賢當代賞鑒。豈欺我哉。山人曰。獸之爲類。非一而行地之馬。直與在天之龍竝稱。正如支遁。

林所云愛其神駿故耳。江都王曹將軍先後俱擅絕。藝又得杜陵詩句以傳之。若夫所向無空闊。真堪託。灰生則詩又可補畫境所不到已。

吳道子畫毘沙門天王小直幅絹本著色全學張僧繇。凡爲天人大小共三十異獸。二中間旗幡器具一。一古雅且奇偉也。有士人家藏張僧繇五星二十八宿圖。出以相較筆法若合符節。始知吳生盛年刻意摹張也。又有水墨天龍八部圖卷。所畫鬼神人物得面目之新意。窮手足之變態。尤妙於旁見側出曲折長短之勢。精意攷之。不差毫髮。其麤可言者如此。至

其神妙自然使人喜愕者。固不可言也。嘗畫古佛。畱其圓光。當大會中對萬眾舉手一揮。圓中運規觀者莫不驚呼。米元章畫史曰。沈侍郎存中家收得畢宏畫一幅。石生向下作斜鑿開。曲闌約峻峯崖。一瀑布落下。兩大石塞路頭。不作圓平。生半腰雲遮下。積石數塊。一童抱琴由曲闌轉山去。一古木卧倚石。木石俱奇古。及余居潤州。問之云。已易與人。竟不再出。至今常在夢寐。蘇東坡題其畫曰。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晦庵朱子

贊之曰。吳筆之妙。冠絕古今。蓋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者。茲其所以爲畫聖歟。山人曰。吳道元初授筆法於張旭。於此知書畫用筆同也。後來論吳畫者。眾矣。而蘇氏與朱子之言。尤爲確當。故節採之。德隅齊畫品云。長安關仝。師荆浩而源出畢宏。晚年尤負出藍聲價。喜作秋山寒林。使夫觀者。恍惚聞猿三峽。不復知有塵容俗狀。然於人物非所工。每有得意合作。必使胡翼主之。有仙遊圖。巨卷尤爲奇筆。圖中神仙翼所補也。大石叢立。屹然萬仞。色若精鐵。上無塵埃。下無糞壤。四面斬絕。不通人蹟。而深巖委澗。

有樓觀洞府。鸞雀花竹之勝。杖履而遨遊者。皆羽毛飄飄。若仰風而上。征自非仙靈所居。而何石之竝者。左右視之。各見其圓。銳長短遠近之勢。右之坐卧者。上下視之。各見其方。圓廣狹厚薄之形。筆墨略到。便能移人心目。使人必求其意趣。此又足以見其能也。山人曰。畢宏關仝。筆法淳古。差近自然。兩記亦清峭可喜。蓋筆愈簡而氣愈壯。景愈少而意愈長。由其脫略毫素。淡造古澁。如詩中淵明。琴中賀若。非碌碌眾工所能窺測者也。李龍眠畫君臣故實八則。毫髮纖備。真若想見古人。

風度。意節高遠。不徒世玩也。元平章事拜住爲之記。曰。伯時父圖史事八端。其一沛公坐文榻。隆冠長裾。一手卷按榻側。一手疏其髯。意韻凝遠。垂兩足以洗。右一女捧持足。左執而濯。竝鴟蹲姿質窈窕。一童佩劍立榻後。去稍遠。酈生高視挺立。舉兩手傲對沛公。眉目鼻舌皆豁朗。須鬣飄搖。宛然長者情度。其二文帝傍瑟。緩立垂襟。引髭若歌。徹而思者。慎夫人卻立。帝後婉變密倚。瑟首張廷尉秉簡拜奏。座側巖巖有大臣氣。其三爲孝元帝據床。熊突而奔。馮媛颺其軀。正面交手。臨熊屹立。傅氏回身上旁。歛唇蹙額。四體

展布。意懇懇若將趨避者。帝一手按膝攝裳。一手舉向婕妤。定婕妤好意。亦略似動志者。而風神固自安確也。其四唐明皇帝散步中立。拂髯握帶。危巾麗裳。風態逸甚。一從官遙捧大鑑對直。又三輩立鑑後。執杖者二。叉手者一。皆偃僂嚴畏。後一人抱龍文坐墊。一人操鉞。乃瘖於韓丞相時也。其五博陸侯光夜將奪璽。郎時子孟握劍而來。從以六士。一士抱巨燎以先。二挾掖之一。髯持旌。奔後各一人。拔劍向外。奔者特驍猛。挺臆怒。皆刃直衡人。反一掌背後。將承霍氏之劍。儼如肆劫奪之詞。而索雙鐔以舞進者。郎對立凝

顧右手橫劍左指撫之。備毅特甚。而夏謚定於大將。軍之徒也。後一人密擁之。其六騎者寬巾大袍半俯。其首醉思蒙漠。兩足推鐙而奔。左腕猶揚鞭。右肩垂。一奚在馬。奔肩荷之。隨行人三。其一鬚髻負罍。其一冠裳。想是兒姪輩。其一童子被髮。擎一爵以進。爵有籍。馬爲乘者。髀壓其絡。俛鬣急頸。不能以遽馳。馬奔兒四。齊開掌奔繞而闌之。兩脚開者一。立者一。躡足者一。曳向後者一。將失下跪。軟不勝者。髮四垂者。髮纒覆額者。髡者。數螺纍纍者。長衫者。半長衫者。裹者。引縛者。凡與後四從者。悉大笑而形模略不雷同。

焉。此山公自高陽池醉歸也。其七二人對坐而談。戴幘曳舄。面目疎秀。美髭髯。兩手叉握。按一膝者。桓公也。褐博垂肩。一手入懷臆閒。瀟然沈雅者。王景略也。老温後髯參短簿。偕立以待。一長面趣額。一頗豐腴。別一執事人。免冠加鞞。捧劍植立。一蒼頭雙髻。徒跣握如意。一背負蒲籍。口眼寒苦。可掬而自温之。桀拔其溢於容者。亦無若王君之充衍也。其八元宗遣張韜光視太真於私第。而妃獻髮事也。太真肢體婉轉。鬢雲高盤。蔚然如生。垂一細縷。殆長逾其身。左手持右手剪。精元入神。玩之疑便欲斷。然小女子跪托一

盤承之。面貌結束亦復飛動。翰光執挺遙立。別一內侍。手擎奩盒之屬。意狀幽惻而莊敬。凡為事八事。係李氏澄心堂紙。白描人長不過五寸。每紙不過三尺。通為丈夫三十六。女婦六。嬰稚四。君臣夫婦僚佐賓友侍從之異品。喜怒哀悲壯談笑奉事之異情。憂勤忠節才略放逸委附之異務。摹神繪影盡態極妍。人能識之。伯時父又自疏節史文。手抄每冊之後。小楷古雅。上逼晉唐。益令覽者瞭然矣。余既獲觀。因思所以解其嗜想於一矚之後。故濡筆而備志之。山人曰。此畫或以氣節或以任達或以知略或以情致各極。

其妙而與亾之蹟默存於中。實與史筆相發明。可謂畫家之良史。豈第但工於藝已哉。蓋古之所謂圖史者如此而已。此漢晉唐事凡八。未暇悉論。惟是當熊見妬。反兆漢業之衰。剪髮啟寵。終成唐室之亂。使人不能無感於女禍耳。咸按伯時疏節史文入則云。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觀沛公大度乃求見沛公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立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張釋之從文帝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時慎夫人從。張釋之從文帝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時慎夫人鼓瑟。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榔。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痔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其中無可欲。雖亾石榔。又何戚。咸馬文帝稱善。建昭中元帝幸虎圈觀鬪獸。後宮皆坐。熊佚。

出園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妤好直。壽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咸懼。何故當熊。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以身當之。帝嗟嘆。以此倍加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慚。唐明皇嘗引鑑。默然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苦自戚戚。不遂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霍光初輔昭帝。政自己出。天下想望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異之。明日詔增郎秩二等。眾庶莫不多光。晉永嘉三年。山簡鎮襄陽。於時四方寇亂。簡優游卒歲。惟酒是醜。諸習氏豪族。荆土有佳園池。簡每出嬉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離。舉鞭問葛疆。何如并州兒。晉王猛字景略。丰姿俊偉。博學好兵書。氣度宏遠。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懷。遂隱於華陰山。懷佐世之志。欲翼待時候。風雲而動。桓温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務。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温察而異之。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

辭還山。唐明皇寵楊貴妃。天寶九年。忤旨。送歸外第。温吉與中貴人善。入奏帝曰。婦人知識不遠。有忤聖情。然貴妃久承恩顧。陛下何惜宮中一席之地乎。上惻然。即令中使張韜光。責御饌。以賜妃。附韜光泣奏曰。妾忤聖顏。罪當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惟髮膚。父母所有。乃引刀剪髮一縷。附獻。明皇見之。驚惋。即使高力士。召還。恩寵益甚。

倪元鎮自題所畫隔江山色圖云。至正辛未十二月廿三日。德常明公自吳城將還嘉定。道出甫里。捩舵相就。語俯仰十霜。恍若隔世。夜闌。夏秉燭。相對如夢寐者。甚似為僕發也。明日微雪。作寒戶。無來蹟。獨與明公道。遙渚際。隔江遙望。天平靈巖。諸山在荒煙遠靄中。濃纖出沒。依約如畫。渚上疎林。枯柳似我容髮。

蕭蕭可憐。生不滿百。其所以異於艸木者。獨情好耳。年逾五十。日覺歿生。忙能不爲撫舊事。而縱遠情乎。明公復命。畫江濱寂寞之意。并書相與乖離感慨之情。悰德常今爲嘉定同知。於民有惠政。卽昔日良常山人也。又畫遠樹石岫圖。自題云。正月十四日。舟過吳江第四橋。大風浪中貯水一瓢而去。乃賦小詩曰。松陵第四橋。岸水風浪猶須貯。一瓢敲火煮茶歌。白苧怒濤飛雪小。停橈是夜泊舟吳江城。外人水月皓然與希言理詠久之。明日題壁詩云。人家住近江城外。月色波光上下天。風景自佳時俗異。泊舟閒

詠白雲篇十五日。與希言謁三高祠。望隔江諸山。爲詩贈別云。白鷗飛處夕陽明。山色隔江眉黛橫。試看三高祠下水悠悠。中有別離情。十九日雨。畱陶蓬戲寫遠樹石岫并錄三詩。用發一粲。又有雅安山館圖。爲陳徵君惟寅作也。巨幅絕妙。層累無窮。非晚年減筆可比。題詩云。靈巖對植雅宜山。穹林巨石臨蒼灣。若翁遁蹟在其麓。有子讀書常閉關。松根茯苓拾可煮。林下慈烏去復還。寫圖愛此錦步幘。白雲紅杏春爛斑。山人曰。雲林居士抗巢許之踪。掩荆關之勝。昔北郭不受楚聘。過爲高潔。東郭履行雪中流於

滑稽。湖居士之風流。殆有過之。平生惜墨如金。不輕爲人作。且從不作人物。僅爲顧仲英寫一小像。誠異數也。其畫在當時。已欽爲至寶。今時益不可得。右三幀。皆余所及見。故備識之。寫煙景之蕭森。敘良朋之聚散。遙情逸韻。直令盧鴻一張志和。輩不得專美於焉。

王叔明。蒙洪武初。爲泰安知州。泰安廳事後。有樓三間。叔明日夕登眺其上。因張絹素於壁。畫泰山之勝。每興至。輒一舉筆。凡三年而畫成。傅色都了。時陳惟允爲濟南經歷。與叔明皆妙於畫。且相契厚。一日胥

會。值大雪。山景愈妙。叔明謂惟允曰。改此圖爲雪景。可乎。惟允曰。如傅色何。叔明曰。我姑試之。以筆塗粉。色殊不活。惟允沉思良久曰。我得之矣。爲小弓夾粉。筆張滿。彈之。粉落絹上。儼然飛舞之勢。皆相顧以爲神奇。叔明題其上曰。岱宗密雪圖。自誇以爲無一俗筆。後惟允固欲得之。叔明因輟以贈。惟允嘗謂人曰。予昔親登泰山者。屢矣。是以知此圖之妙。諸君未嘗盡登。不能盡知妙處也。山人曰。黃鶴山人原出李昇品。在子久子昂之間。落筆精微。林溪石潤。觀其三年而成一圖。又何減左太沖十年而成三都賦也。彈

粉之法。事出新奇。學者當師其意神而明之。毋徒規規焉。刻舟以求劍也。

高尚書彥敬。畫宗董巨。中歲專師二米。損益別自成家。評者至有真逸品之目。嘗為李公略作夜山圖。覽之者真覺重山岑寂。萬籟無聲。龍漏將殘。克魄欲沉。時也。同時咏之者三十餘人。竝稱國士。允為藝林神逸。山人曰。昔賢之畫山容者。為陰晴。為雨雪。為雲霧。類皆各極其妙。而畫山於夜者。無聞焉。房山尚書精意淡造。別拓幽逕。每一展玩。使人之意也消。

精敏門

己集下

胸有萬卷。筆無點塵。品斯卓矣。其次莫若精且敏。為無忝於斯藝也。鄰諸匠作者。不可為精蹟。不逮意者。不可為敏。韓幹寫真。先於周昉。優劣判白。形神咸按

見聞志。郭汾陽壻趙縱侍郎。嘗令韓幹寫真。眾稱其善。後又請長史周昉寫之。二人具有能名。令公嘗置此畫何人對曰。趙郎也。又云。何者。最似。對曰。兩畫皆似。後畫尤佳。問何以云。奔畫者空得趙郎狀貌。後畫者兼移其神氣。得其性情。笑言之姿。是日遂定。二畫優劣。令送錦綵。楞伽銳意。已及道元。生歿分於心手。咸按。歷代名畫記。長安盧稜伽亦作楞伽。畫蹟似吳頗能細畫。咫尺間山水寥廓。物像精備。吳嘗於京師畫總持三門。大獲泉貨。稜伽乃竊畫莊嚴三門。銳意開張。頗臻其妙。吳生見之。歎曰。此子筆力常時不及

我。今乃類我。是子也。精爽盡於此矣。居一月果卒。又段成式雜俎亦載此事。云稜伽常學吳勢。吳授以手訣。及畫莊嚴三門。方半。吳大賞之。謂人曰。稜伽不得心訣。用思太苦。其能久乎。畫畢而卒。吾願學者勉其己能。勤其未至而已。

華陰楊德祖。脩謙恭才博。建安中舉孝廉。嘗與魏太

祖畫扇。誤點成蠅。

吳興曹弗。一作不。或作再。非。興善畫。又見吳主孫權使畫屏

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既進。吳主以為生蠅。舉

手彈之。原註王右丞詩屏風誤點感孫郎。

瑯琊王子敬。獻之義之子。工艸隸。善丹青。桓溫常使

書扇。筆誤落。因畫作鳥駮。特牛甚妙。山人曰。丹青

之托。隨色比象。曲盡其情。所當六法備精。模範純熟。

熟極巧生。乃能千變萬化。思若湧泉。得諸心而應諸

手。即失諸手。而亦得諸心。否則矜慎自持。不失尺寸。

亦未足以超越等倫。安在墨污去聲之蹟。皆成異彩。

唐明皇忽思蜀道嘉陵山水。令吳道子又見靈異馳驛往

寫。及回日。帝問其狀。奏曰。臣無粉本。竝記在心。宣令

於大同殿圖之。嘉陵江三百餘里山水。一日而畢。時

李思訓又見靈異山水擅名。帝亦宣於大同殿為圖。累月

方畢。有敕云。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子一日之蹟。皆

極其妙。山人曰。後人以吳李大同殿蹟。有遲速。非

以程工拙之說。此就相傳故事言之耳。實則吳生簪筆往返。是以胸有成竹。揮灑而成。思訓以金碧輝映。為一家法。其所謂速者。非速遲。亦非遲各擅勝場。神彩別出。思訓為明皇作摘瓜圖。道子有朱雲折檻圖。足為法戒。均非凡俗所能用心也。若夫地處平原。闕江山之助。蹟參戎馬。少簪裾之儀。海人所不足於展董諸家者。於二公無愧矣。咸按。展子虔。歷北齊周隋。為朝散大夫。帳內都督。董伯仁。汝南人。鄉里號為智海。官至光祿大夫。殿中將軍。時展與董同召入隋。一自河北。一自河南。初則見輕。後乃頗采其意。

東京吳道子。未弱冠。窮丹青之妙。明皇召入供奉。開

元中。駕幸東洛。與將軍裴旻。長史張旭相遇。各陳其能。裴以金帛致道子。乞為所親施繪事於東都天宮寺。道子封還金帛。謂旻曰。聞將軍舊矣。為舞劍一曲。足以當惠。觀其壯氣。可助揮毫。旻因墨縑為道子舞劍。舞畢。道子奮筆。俄頃而成。有若神助。張長史亦書一壁。都下云。一日之中。獲觀三絕。楊庭光與道子同時。思有以齊其名者。潛寫吳生貌於眾人中。引吳觀之。一見便驚。因斯歎服。山人曰。見賢思齊。學者事也。非獨為名。道子師於僧繇。僧繇追蹤顧陸。咸按。顧長康。見本集。評畫篇。心目相接。各有師承。張與翟乃吳弟子。庭

光與道子同時欲藉以增聲價而已世傳庭光亦吳弟子失之如楊惠之者與道子同師號為畫友而名出道子下遂都焚棄筆硯毅然發忿厥後竟與道子爭衡迺知人苦不學學則無有不至

唐京兆韋偃寫松千枝萬葉非經歲不成鱗文一一如真畫史吳郡張文通松樹特出古今能以手握雙管一時齊下一為生枝一為枯枝氣傲煙霞勢凌風雨隨意縱橫應手閒出生枝則潤含春澤枯枝則慘同秋色其山水之狀則高低秀麗咫尺重深石尖欲落泉噴如吼其近也若逼人而寒其遠也若極天之

盡名畫錄

山人曰韋侯體物為工經歲而成正精詣

獨到處張司馬嘗撰繪境一篇大含細入非麤工所能領略當年符載為之序曰尚書郎張公抱不世絕儔之妙居長安卿相大臣既迫精誠乃持權衡尺度之贖輸在貴室他人不得觀也謫官武陵司馬士君子往往獲其寶焉觀是言也是猶以人之才力氣勢掩奪性情者

成都李昇小字錦奴不從師授初得張員外文通山水一軸玩之數日棄去曰未盡妙也遂出意寫之能盡山水之妙山人曰昇壽蜀人也不仕於朝而有

小李將軍之號。蓋唐明皇時李將軍思訓有子。人名之曰小李將軍。今以是移之昇也。賦彩清麗。譜宣和者。謂得思訓筆法而過之。未免過夸。又云幽閒之致。近右丞。當亦有閒焉。然銳意精進。突出無岸。較蜀中高道興房從真輩。為無藉而興者矣。時滕祐昌亦工畫。無師名。花異卉。竹石。杞菊。均以資其寫生之趣。亦人傑哉。

蜀張南本與孫位竝學畫水。南本以為同。能不如獨勝。去而畫火。獨得其妙。嘗畫辟支佛於火中。結跏趺坐。煙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而佛以定慧力。

安然不動。李廌為之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焰爰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與火相忘。何生何滅。山人曰。張長史學吳畫不成。變而為艸。顏魯公學張艸不成。變而為正。自出手眼。與寄人籬下。相去奚啻倍蓰。學者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所謂明而動。晦而休者。無日以怠。即此些小伎倆。作用自存。同聲相應。西有銅峯。東有洛鐘。庚岸。月昇。甲岸。早白。有不期然而然者。盍至以隙則戶。牖窺人。以力則不能勝一匹雛也。學者於斯借鏡焉。

宋楊惠之善塑凡神佛仙真各極其妙一日塑山水於壁士俗聚觀咸謂淡得畫理郭熙往見之注目良久忽創新意令巧者以手搶泥亂塗於壁或凸或凹俱所不問迨其既就以筆墨隨其形蹟暈成峯巒邱壑遠樹平林加以樓閣臺榭人物之屬宛然天成殊勝繪素因謂之曰影壁山人曰後世影壁蓋昉於此自我作古誠為佳話咸按二句出唐元宗答姚崇張說等請以上生日為千秋節手惠之雖工塑以視郭熙未免人巧殆乏天趣應瞠乎其後矣宐僚之弄丸也庖丁之解牛也猿公之擊劍也精能之至而敏生焉彼粦粦之小夫朝發而

求夕至難已宋宗少文炳性好山水嘗嘆曰老病將至名山恐難遍遊唯當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因憶平生所遊歷登涉皆圖於壁坐卧向之嗟乎使郭熙與之同時當必為之別開生面不僅令少文追感舊游矣

錢武肅王鏐鎮吳越帳下有名畫手二三十人號為甚新鸞手校尉凡北方士大夫流移臨安來詣幕府者不

遽接見先令寫貌以聞擇清修有福相者隨材用之胡岳渡江工以貌進武肅一見驚喜而作曰此人面有銀光奇士也即召見優禮而任焉山人曰武肅

以英雄神武之略涉干戈搶攘之朝虎踞武林奄有
 吳越制禮設官上擬黃屋而未嘗竊帝號以自娛咸按
 趙佗表曰故竊帝號聊以自娛故得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咸按
 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懦誰可為帥
 者眾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繆乃悉出
 印鑰授元瓘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
 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十一子元瓘嗣
 立是為文穆王傳孫忠顯王杭民至於老死不識兵
 仁佐忠懿王俶共三世四王
 革生奔膺鐵券之頒咸按輟耕錄錢叔琛名贊武肅
 形宛如瓦高尺餘闊二尺許券辭黃金填嵌詞云維
 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蓋唐昭
 宗所身後樹表忠之觀咸按宋熙寧十年知杭州軍
 賜也咸按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以龍山廢寺
 在錢唐者使世掌之藉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

制曰可賜名表忠觀蘇軾作表忠觀碑五代方鎮定當為武肅首屈二
 指至鐵弩射潮咸按王欲於錢唐築堤苦為濤所擊
 弓弩射之潮頭為堤咸按王既貴一日重過
 之歛去堤遂成咸按異錦纏樹咸按王既貴一日重過
 悉命以異錦纏之又貧時買鹽咸按木枕警夜咸按王自
 擔亦命以錦作套藏於庫中咸按木枕警夜咸按王自
 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銀鹿賚親咸按王
 大鈴寐熟輒欹而寢名曰警枕咸按銀鹿賚親咸按王
 越召舊時親串父老置酒高會自作歌起咸按誠有豁達
 舞以娛樂之凡子弟侍從者皆賜銀鹿咸按誠有豁達
 大度不世出之概世徒知其尊禮羅隱余因採其軼
 事以見王之旁求俊父若是其亟也岳固奇士主亦
 不凡王真知人則哲哉又武肅遺妃書曰陌上花
 開可緩緩歸矣二語綽有畫意誰謂英雄不作娥媚

語耶。宐後人流連諷咏。演爲竹枝辭也。

唐陳閔善畫馬。榮遇一時。同時韓幹亦善畫馬。明皇欲令幹師事閔。幹對曰。臣自有師。上問師爲誰。曰。陛下天廐中馬。皆臣所師也。宋王楙野客叢書曰。余友曾雲巢。善繪艸蟲。著紙寫生。栩栩欲活。老眼模糊。致以手摹。掌之疑其飛躍而下也。余問其何所傳。雲巢笑曰。某自少時。取艸蟲籠而觀之。細辯其翅鬚翼。足。注目凝視。窮日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林間。艸際。隨而觀之。玩其跳躍飛走之勢。露吟雨伏之象。于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爲艸。

蟲。艸蟲之爲我也。此與造物生物之機緘。殆無以異。又豈有可傳之法哉。山人曰。韓幹畫馬。師馬。雲巢畫艸蟲。師艸蟲。可謂能自得師者矣。物無巨細。各有其天。馬也。艸蟲也。異而同。同而異者也。學道之士。惟其入乎其中。斯能出乎其外。幹也。雲巢也。殆入乎其中。而出乎其外者歟。昔莊周夢爲蝴蝶。醒而栩栩然。不知莊周之爲蝴蝶。蝴蝶之爲莊周也。畫入悟境。亦復如是。又名畫記曰。鄭法士求畫本於楊契丹。契丹引法士至朝堂。指宮闕樓觀。衣冠車馬。旌旂儀仗。謂曰。此是吾畫本也。法士嘆服。蓋繪事雖藝。必有所

本彼動稱匠心獨造者。正師心自用者。爾。武宗元特喜丹青其神妙處。殆欲突過吳道子。尤善寫真。凡經其手。莫不畢肖。第須一見。卽能背寫。總得神似。嘗於西京上清宮。畫三十六天帝。其間赤明和陽天帝。潛寫太宗御容。蓋宋本火德王故也。後真宗踐祚。駕幸上清宮。周視三十六天帝。忽見御容。驚曰。此真先帝也。遽命內侍焚香流泣再拜。集事淵海曰。遼耶律裒履字海鄰。六院夷裔。堇蒲古只之後也。丰神爽秀。兩瞳子青光射人。工於畫。以寫真召拜同知南院宣徽事。會使宋賀正。密受遼主命。潛寫宋仁

宗御容。以歸。後遼道宗清盃閒。復使宋賀生日。宋神宗賜宴於觀文殿。餅花隔面。未得其真。及陛辭之日。僅一仰視。卽於途間潛寫。及境。伴送使設餞。祖之。出示餞者。一座驚嘆。欽其神妙。山人曰。寫真固難。而寫御容。則尤難。何者。皇居壯麗。黼座尊嚴。千牛虎賁。肅穆環衛。香煙花氣。繚繞繽紛。旣且拜於堦下。復頓首於殿上。然後俯伏稱萬歲。迨夫綸音旣降。恩許對御。方始就案。含毫伸紙。又復凜天威於咫尺。不敢瞻視。稍縱而爲之上者。斯時亦嚴氣正心。不假頻笑。畫者之心。已潛而氣亦索矣。求其形似。已足幸免於戾。

何暇更計及於神似耶。宗元未嘗對御，乃能潛寫龍顏，動嗣君之孝思，如漢明帝覩陰太后奩具，哀動左右。洵可謂錫類之純臣矣。至其緬懷火德，寓意淵深，尤得頌揚大體，非具卓識，烏能爲此。裏履再使南朝，兩寫帝主，不辱君命，方之宗元，殆無以過。兩人者，輝映中外，恨生不同時耳。

岳柱年八歲，見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手間金釧，詰之曰：「何不解條脫以易酒肴，乃事剪髮耶？」何大驚，爲之毀圖。宋岳珂程史補曰：李龍眠居士爲黃山谷作賢已圖，見者莫不嘆賞，以爲卓絕。山谷亦甚寶愛。

之一日出示座客，其圖中雜陳樗蒲雙陸之屬，竝皆精妙。人物意態呼之欲出，座客方共玩賞，適東坡先生詣山谷，睨之曰：「龍眠天下士，顧乃效閩人語耶？」眾怪問之，東坡曰：「四海語音皆合口，惟閩音呼六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轉側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山谷以告龍眠，亦笑而心折服焉。山人曰：「擅長固非易求，鑒賞家亦良難也。」陶母手閒金釧，本屬可詫，獨怪岳柱以八歲弱齡，一何警敏。乃爾東坡摘龍眠瑕處，一見便能道破，由其讀書養氣，深識博覽，故心思目力，在在流露。古人直言無隱，正是

效學相長之道。非若後人有意索疵。忌才妬名也。龍
眠白描妙天下。筆法如行雲流水。作畫必用澄心堂
紙。其矜貴自許。亦可想見。然而未免滲漏處。泥遠不
逮龍眠者乎。世說曰。顧愷之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看畫者定覺
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蘇東坡傳神記曰。
曾魯公倩人繪像。更數手。皆不似。僧維真者有名於
時。公請之。畫初亦不甚似。維真既歸。思之數日。不得
其故。一日復往見公。歸而喜曰。吾今而得之矣。乃於
眉後加三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額蹙者。遂大似。

山人曰。象教興於佛氏。繪素始於吾儒。故寫真未可
輕視也。夫吾人之於所親也。生則瞻依焉。沒則思慕
焉。撫其柩。捲則思口澤。展其詩書。則思手澤。際夫春
露秋霜之候。焄蒿悽愴。則思其居處。思其笑語。類皆
格致其如在之誠。而要。不若瞻拜丹青。尤為親切感
動也。昔魏鍾會知荀勗有寶劍。在母所。因詐作勗書。
就母求取寶劍去。會於時方造宅。勗乃潛往宅中。畫
會祖父形於壁。會兄弟入門見之。撫膺號慟。遂乃廢
宅。會殘忍人也。尚為感動如此。矧其為仁人孝子者
哉。河南程氏有言曰。有一毫髮不似吾親。謂之吾親。

可乎。嗟乎。幽宮一以闕。千年不復開。焉慕畢生空勞。想像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三復蓼莪之詩。每恨今世無工畫者也。又畫繼曰。朱漸在宣和間。奉詔寫大殿御容。淡被恩遇。俗云。未滿三十歲。不可令朱待詔。寫真。恐其奪盡精神也。又曰。房州有異人。常戴三朶花。人莫知其姓名。郡中因以三朶花名之。能自寫真。東坡作詩云。畫圖要識先生面。試問房陵好事家。若而人者。惜其畫不甚流傳。故今人莫得而知也。夫

李思訓。唐宗室也。弟姪五人。

咸按。思訓字建。子昭道。官太子中舍。建弟思誨。

贈禮部尚書。林甫。小字哥奴。思誨之子。皆妙丹青。獨山水小類。中含。湊。林甫姪也。工人物。

訓為時器重。官至左武衛大將軍。書畫皆超絕。尤工山水。林泉筆格遒勁。得湍瀨潺湲。潑煙霞。縹緲難寫之狀。用金碧輝映。為一家法。後人往往多宗之。然其至妙處。總不能到也。

李昭道。思訓之子。官至太子中舍。作畫稍變其父之勢。然智思筆力。視思訓為未及。若翩翩公子。不墮裘馬之習。而研弄翰墨。為一時妙手。後世復幾人哉。且所畫層樓疊閣。界畫精細。寸人豆馬。鬚眉畢具。即使思訓復生。竝升壇坫。亦應謙讓。謝未遑矣。惜乎不能多作。故傳世亦不廣。道君之世。肆意搜羅。而宣和御

府所藏昭道畫僅有數幅及紈扇一事而已世稱思訓為大李將軍昭道為小李將軍

荆浩河內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尤長山水淡得

趨向嘗語人曰吳道子畫有筆而無墨項容畫有墨

而無筆吾採二子所長自成一家之體著有山水訣

一卷行於世其開先啟後皴鈎布置後世學者得有

由徑故關仝尚北面事之不獨唐末之冠實乃百代

之師也咸按名畫錄項容不知何許人當時以處士

少溫潤昔之評者譏其頑澁然挺拔邊鸞京兆人以丹青馳譽於時尤長於花鳥得動植

生意大抵精於設色如良工之無斧鑿痕耳惜乎雖

擅絕技未遇賞音卒以困窮轉徙潞澤閒宋米海岳

論畫花鳥亦稱之曰邊鸞如生

關仝一名種長安人畫山水師荆浩晚年益有青出

於藍之美所畫脫略毫素筆愈簡而氣愈壯景愈少

而意愈長蓋其精能之至故能淡造古淡石樹出於

畢宏咸按名畫錄畢宏落筆縱橫變易常法意在筆

一時文士有詩稱之有枝無幹性喜作秋山寒林村

居野渡蒼江茅屋遠水孤舟取徑蕭疎賦筆幽秀令

見者悠然神往如置身灞橋風雪中非碌碌畫工所

能知也。當時郭忠恕以師禮事之。第人物非全所長。故山閒漁市。幽人逸士。多求胡翼為之。咸按。畫繼曰。胡翼字鵬雲。工畫道釋人物。車馬樓臺山水。種種絕妙。尤工臨摹古今名筆。與關仝同時相善。仝每推服之。而翼因得附名於不朽焉。

黃筌字要叔。成都人。始受業於刁光胤。咸按。名畫錄曰。刁光胤一名光允。長安人。天復中。避地入蜀。善畫湖石花竹。兔鳥雀之類。所與交。皆一時名士。黃筌孔嵩皆師事之。

早得時譽。十七歲事蜀王衍。為待詔。至孟昶時。加檢校少府監。累遷副使。鳥雀本師刁光胤。山水師李昇。咸按。華陽國志曰。成都人李昇。善山水。兼工人物。筆意幽閒。人得其畫者。往往誤稱王右丞焉。花

竹師滕昌祐。咸按。五國遺事曰。滕昌祐字勝華。吳人。遊蜀。以文學從事。志趣高潔。初不婚宦。

工於花鳥。蟬蝶折枝生。人物水龍。師孫位。咸按。名畫錄。孫位。會稽山人。其畫雲龍出沒。勢若飛動。尤長於水。後遇異人。得度世法。遂改名遇。不知所終。崔師薛稷。咸按。書畫譜。薛稷收之。從子兼資諸家之善。各臻其妙。時有冰寒於水之意。廣政時。畫雉於八卦殿。有五方使呈鷹於殿陛之下。認雉為生。掣臂者數四。故其花鳥之名最著。後學遵之。次子居寶。字辭玉。得家傳。兼以八分知名。其畫石文理縱橫。稜角峭硬。如虬如虎。弟居采。與兄齊名。

黃居采字伯鸞。筌之季子也。初仕孟蜀。為翰林待詔。能世其家學。作花竹翎毛。皆妙得其真。喜寫怪石山

景佳處往往突過乃父。後入宋太宗朝授光祿丞奉勅按訪名畫銓定品目時輩歛衽讓出一頭地當世較藝者胥視黃氏體製以爲優劣去取云。

郭忠恕字恕先。維陽人。周時爲博士。能屬文。兼善篆隸。所畫樓觀木石。備極精妙。始亦嘗師關仝。宋太宗素知其名。召爲國子監主簿。以忤旨流登州。至齊之臨邑道中。尸解仙去。

董元一作源。字叔達。號北苑。江南人也。龍判俱佳。獨以山水著名於時。謂其景物富麗。下筆雄偉。重巒絕壁。有嶄絕崢嶸之勢。令人觀而壯之。著色山水效李

思訓風格。然未有多作也。至於水墨。雖似右丞。別能自出胸臆。所寫風雨溪谷。峯巒晦明。林霏煙雲。與夫千巖萬壑。重河斷岸。覽者對之不覺身入其境。荆關之後。殆其替人歟。其位置皴法。尤能另立門戶。樹木勁挺。亦復稍變形勢。真乃畫中之龍。故當時巨然北面事之。其裨益後賢可知矣。仕南唐爲後苑副使。郭熙。河陽溫縣人。爲御畫院藝學。善山水。寒林。宗李成法。得雲煙出沒峯嵐隱顯之態。布置筆法。獨步一時。早年巧瞻致工。晚年落筆益壯。著有山水論訣。言之最詳。永爲遵式。子名思業。儒仕宦。亦淡於論畫。

僧巨然鍾陵人善畫山水筆墨秀潤每寫煙嵐氣象於峯巒嶺竇之外林麓之間猶作卵石松栢疎筠蔓艸之類相與映發而幽徑細路屈曲紫帶竹籬茅舍斷橋危棧歷落分明咫尺而有千里之勢由其胸中富足故落筆無窮得北苑之正傳時復變出己意天趣盎然不特著名於時抑且流傳後世并有荆關後有董巨廣闢六法之門庭大啟後學之矇瞶雖作者繼起總莫逾其範圍矣 有道士者姓劉建康人忘其名工於畫佛道鬼神落筆迥怪尤善山水與巨然同師董源二人畫往往相似人莫能辯但劉畫釋道

則以道士在左巨然畫釋道則以僧居左人以此爲識別耳惜劉畫傳世不若巨然之多故知之者鮮 駙馬都尉王詵字晉卿讀書屬文所從遊者皆一時老師宿儒畫學李成清潤可愛又師唐李將軍著作色山水不古不今自成一家墨竹師文湖州築堂曰寶繪收藏古今法書名畫東坡先生爲之記 范寬名中正字中立華原人風儀峭古進止疎野其性最緩人皆以寬稱之中立亦不以名著自名寬云山水初學李成忽然覺悟頓捨舊習卜居終南太華巖隈林麓之間披覽煙雲陰霽默與神遇發於筆端

千巖萬壑恍然如行山陰道上。與關李竝馳方駕殆未有讓也。

米元章芾天資高邁喜寫古賢像。山水源出北苑。天真發露怪怪奇奇不可思議。性癖嗜石每得佳者卽繪其形似焉。鑒別畫理纖細不遺。今古推爲第一所著書畫評後學不可不一見也。

米友仁字元暉元章子。早得家學其山水清致可掬。略變乃翁所爲成一家法。煙雲變滅林泉點綴艸艸而成意在筆先正合古人作畫妙處。

趙伯駒字千里善畫山水花禽竹石尤長於人物精。

神清潤能別狀貌使人望而知其評也。弟伯驥字希遠與兄齊名嘗繪姑蘇天慶觀樣本進呈孝宗題其上令依元樣建造今元妙觀是也。

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仕元爲翰林學士承旨贈平章政事封魏國公諡文敏畫法晉唐與書法俱入神妙配管夫人名道昇字仲姬贈魏國夫人書學詞章竝臻清品所畫晴竹新篁是其始創寸絹片紙後學寶爲模範弟孟頴字子俊官至知州畫人物花鳥頗佳子雍字仲穆官至集賢侍制山水師董源尤善畫人馬孫鳳字允文工於蘭竹與祖父埒鳳弟麟字彥

徵爲浙江行省檢校。亦善畫人馬。今世傳子昂畫馬半係彥徵所仿。趙氏本宋宗室。清華掩映。萃於一門。家學淵源。與簪纓遞嬗。有元之代。畫學應首推吳興矣。

吳鎮字仲圭。號梅花道人。嘉興人也。山水師巨然。遇興之所至。任意揮灑。人或索之。不肖酬應。其筆端豪邁。潑墨淋漓。無一點朝市氣。雖似率略。人莫能到。然當其世者。不甚重之。仲圭嘗謂人曰。吾之畫。直須五百年後。方遇賞音耳。

王蒙字叔明。號黃鶴山樵。吳興人。趙文敏之甥也。早

得外氏指授。山水用墨。師巨然。其筆法。又從郭熙。捲雲皴中。化出秀潤清瑩。別具標格。臨摹細密者。尤佳。至於層巒疊嶂。曲徑迴蹊。山居茅屋。悉具村粧童婦。舟航水渚。多寫朱衣漁叟。蓋壽所未有。而叔明獨冠絕古今者也。

山人曰。繪事非細故也。高人曠士。用寄其閒情。學士大夫。時抒其逸韻。品高故寄託自遠。學富故揮灑不凡。古今來濡毫吮墨。人各名家。傳者果幾人哉。曹弗顧愷陸揆張僧繇微。實乎遼矣。自李將軍以逮黃鶴山樵。皆精於斯道。而傳於斯世者也。余故本諸圖繪寶鑑。而參以他書。備載淵源。用垂模範。壽

若周昉徐熙後若雲林子久已經蔽見書中概不重錄士良夏氏之言曰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古不及今要非神遊意造妙參大化欲求傳世行遠難矣

雲麾將軍李思訓采蓮圖內有宮殿臺閣赤欄橋青龍舟蓋寫禁中景物非泛然圖江湖之筆也其所寫樓觀房櫳衣裳舟楫精巧細密妙入毫芒而山光掩映湖波浩淼朱華冒水綠樹翬雲又有濠濮之思唐人去古未遠猶得顧陸遺風非後代畫手一味板細可比又畫明皇幸蜀圖方廣不盈二尺而山川雲

物車輦人畜艸木禽魚無一不具峯嶺重複徑路隱顯渺然有數百里之勢明皇作騎馬像將軍陳元禮赳赳有干城之氣高力士柔媚謹慎神氣宛然弄後宮女宦官導從略備而意態蕭瑟非復禁藥森嚴氣象及宣和閒內苑求李畫甚急以其名不佳故不敢進或以圖中有宮女卽道旁瓜圃採瓜者因諱之爲摘瓜圖然終未呈御也山人曰金碧山水始於唐之李將軍父子而實本之展子虔也李固帝王苗裔生長富貴喜寫般遊宮殿凡皇家威儀服物童而習之較之揣摩宮禁事情者其相去奚啻倍蓰也其用

絹則祖吳道子法。皆以熱湯半熟入粉。槌如銀板。故作山水人物。精彩入筆。五代以來。此法中絕矣。張擇端字正道。東武人也。幼讀書。遊學於京師。仕至翰林承旨。性習繪事。工於界畫。尤嗜於舟車市橋郭徑。別成家數也。以失位家居。賣畫爲計。寫有清明上河圖。其中位置。若城郭屋廬之遠近高下。艸樹馬牛驢駝之大小出沒。以及居者行者舟車之往還先後。皆曲盡其意態。而莫可數計。蓋汴京盛時偉觀也。此卷初入宣和內府。後爲金人所有。卷末有金主璽。山人曰。汴自朱梁以來。消耗極矣。至宋而累洽重熙。

休養百年。始獲臻此。甚盛。其君臣之勤勞。廬井之豐庶。俗尚之茂美。皆可按圖想其萬一。吾知畫者之意。蓋將以觀當時而夸後代也。不然則厄於時而思殫其技。以傑然自異於眾。史也。何其精能之至。而毫髮不遺恨歟。此豈一朝一夕所能就者。其用心亦良苦矣。無何京攸柄政。國是日非。馴至黔黎塗炭。向之承平風物。僅可索之荒煙野艸之中。已於以知都邑廢興。雖係運數。而人謀弗臧。蓋各有自。徒令後之人覽畫事之精能。而益嘆恨權奸之誤國也。唐朝名畫錄云。尉遲乙僧者。吐火羅國人。或云闐國。

人也。貞觀初，國王以丹青奇妙，薦之闕下，授宿衛官。以功封郡公。善畫外蕃諸國及菩薩神佛。小則用筆，緊勁如屈鐵盤絲。大則灑落有器概。曾畫慈恩寺塔，弄功德妙入禪解。又光澤寺七寶臺後面畫降魔像，千怪萬狀，實奇蹤也。又能畫凹凸花，而中閒千手眼大悲精妙之狀，不可名焉。凡畫功德人物花鳥，皆是外國之物像，非中華之威儀。弄輩云：尉遲乙僧，閻立本之比也。山人曰：昔張僧繇畫於一乘寺，遠望眼暈如凹凸，近視即平。後世此法莫傳。乙僧不知何緣，獲臻斯巧。攷宋宣和畫譜，有著色天王小像。乙僧之

傳後者，僅此而已。元人錢舜舉曾見之，以爲吳道元所作，皆從此本翻出也。

畫鑒云：宋徽宗自畫夢遊化城圖，人物如半小指，累數千人，城郭宮室，麾幢鼓樂，仙嬪真宰，雲霞樹石，龍鸞龜麟，舉凡天地所有之物，色色具備，爲工甚至。觀之令人頓起神遊八極之想，不復知人間世。更有奇物也。畫繼云：政和初，徽宗自寫仙禽之形，凡二十名。曰筠莊縱鶴圖，或戲上林，或飲太液，翔鳳躍龍之形，警露飲風之態，引吭唳天，以極其思。刷羽清泉，以致其潔，竝立而不爭，獨行而不倚，閒暇之格，清迥之姿。

寓於縑素之上。各極其妙。而莫有同者焉。已而又製
奇峯。蔽綺圖。意象天成。工奪造化。妙外之趣。咫尺千
里。其晴巒疊秀。則閨風羣玉也。明霞紵彩。則天漢銀
潢也。飛觀倚空。則仙人之樓居也。至於祥光瑞氣。浮
動縹緲於空明之間。俾展卷者。如欲跨汗漫。登蓬瀛。
飄飄焉。嶢嶢焉。若凌太清而隘九州也。山人曰。佑
陵工於書法。其畫。夏軼出古帝王之上。惜乎日理萬
幾。僅畱神於琳瑯卷軸耳。元學士夔夔云。徽宗皇帝
諸事都會。獨不會做官家信哉。斯言也。厥後五國蒼
涼穹廬。冷冽猶手寫團扇。以賜使臣。可惜其化城圖。

不知流落何所也。

螢窗叢談曰。詩句命題。不知掄選幾許人也。嘗試竹
鎖橋邊賣酒家。人皆從色相形容。無不向酒家上著
工夫者。惟一善畫。但於橋頭竹外掛一酒帘。書酒字
而已。僕見得酒家在竹內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
何以見得親切。有一名手。但寫數蝴蝶飛逐馬後。而
已。僕表得馬蹄香出也。果得中魁選。宣和時始建
五岳觀。有旨大集天下名手。應詔者蓋數百人。咸使
圖之多不稱旨。自此之後。益興畫學。教育眾工。如進
士科下題取士。復立博士考其藝能。當時大臣有薦

宋子房以當博士之選者。子房筆墨妙出等倫。甄流咸欽得士。所試之題如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第二人以下多繫空舟岸側。或鷺拳於舷閒。或鴉棲於篷背。獨魁選不然。畫一舟人卧於舟尾。橫一孤笛。其意以謂非無舟人。止無行人耳。且以見舟子之甚閒也。又如亂山藏古寺。魁則畫荒山滿幅。上出幡竿。以見藏意。餘人或在山凹中露塔尖。或於松林閒見鴟吻。往往以見殿堂者。則無復藏意矣。山人曰善。詩者得言外之意。善畫者得筆外之意。嘗見唐周昉畫收宮女圖。一女子娉婷獨立。置玉笛於腰帶中。自視

指爪情。意凝佇。恂兮恍兮。知其有所思也。又見五代杜睿畫高僧試筆圖。一僧攘臂揮翰。旁環而觀者七八士人。咨嗟嘖嘖之態。如聞其聲。的是奇筆。又南唐李後主題周文矩倦繡詩意圖云。遼陽春盡無消息。夜合花開日正西。洵能傳出筆外之意。卽是參之便。可悟得畫家三昧。

畫家宮殿最爲難工。謂須折算無差。乃爲合作。蓋束於繩矩。筆墨不可以逞。稍涉畦畛。便入庸匠。故自唐以耑。不聞名家。至五代衛賢始以此得名。然而未爲極致。獨宋郭忠恕以俊偉奇特之氣。輔以博文強學。

之資遊規矩繩尺中而不爲所窘所作水殿避暑圖
千榱萬桷曲折高下纖悉畢現而行筆天放設色古
澁又非凡俗所能也又有樓居仙圖作石仿李思訓
作樹仿王摩詰其屋木樓閣則恕先自成一家最爲
獨勝棟楹樑桷望之中虛若可提足而入闌楯戶牖
則若可以捫歷而開闔之也以毫計寸以分計尺以
尺計丈增而倍之以作大字皆中規度會無小差非
至詳至悉委曲於法度之內者不能如此精密也非
徒精密也蕭散簡遠無塵埃氣東坡先生爲之贊曰
長松參天蒼壁插水縹緲飛觀憑欄誰子空蒙寂歷

煙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山人曰余嘗聞老
畫史言尺寸膚疊皆以準繩爲則殆猶修內司法式
不得踰越細閱恕先畫以墨爲濃沒高下是殆以筆
爲尺也僚之弄丸秋之爲奕未嘗以繩墨論孫吳之
論兵亦猶是也是蓋莊子所謂猖狂妄行而蹈乎大
方者乎攷恕先生平先仕於朝跼蹐不羈放浪玩世
卒以流竄海島中脫形仙去其爲人無法度如彼其
爲畫有法度如此則知天下妙理從容自能申度使
恕先規度而爲之則亦疲矣恕先肯爲之乎
畫系曰燕文貴初名肅字仲穆吳興人也善畫山水

精細之極。逾於鬼斧神工。仕於太平興國之時。起家
幕僚。官至侍從。文章事業。卓然可傳。其畫爲太宗所
重。屢賜宸翰。比之吳道子。李思訓。文貴嘗畫七夕夜
市圖。自安業界北頭。向東至潘樓。竹木市井。閭閻闐
闐。街衢棹楔。與夫戶書楹帖。靡不盡存。燈火輝煌。遊
人如蟻。商賈貿易。種種往來。狀其浩穰之所。至爲精
備。又爲富商高氏家寫船。船渡海圖。其本大不盈尺。
舟如葉。人如麥。而帆檣棹櫓。篙工舵師。指呼奮勇。盡
得態度。至於風波浩蕩。島嶼相望。蜃樓海市。相閒雜
出。空明隱約。尺幅而有千萬里之勢。抑何其神妙乃

爾邪。然則古所謂寸馬豆人者。以文貴視之。文當卑
之。無甚高論矣。山人曰。仲穆之畫。蓋天然第一。其
得勝解者。非積學所致也。想其解衣磅礴。心遊神放。
羣山萬木。冷然有感。而應者。故雷霆風雨。忽乎現。而
而不可卻。當此時。豈復有畫者邪。攷仲穆初爲燕王
府官。王欲得其畫。而卒莫能致之。知其慎於名節。而
不肯以技自見也。余嘗謂仲穆以名德顯。世後之人
不得盡知。徒以畫名於天下。而畫之傳者。又絕少。至
與庸工繪史。以丹墨自別者。同稱此。與顏太師列於
書藝。小人之閒。可同爲一歎者也。

晁補之字无咎。濟州鉅野人。元祐中爲吏部郎中。紹
聖末黨人事起。謫監信州酒稅。流落久之。張天覺當
國起知泗州。不累月下世。有自畫山水畱春堂大屏。
上題云。胸中正可吞雲夢。盞裏何妨對聖賢。有意清
秋入衡霍。爲君無盡寫江天。又題自畫山水寄人云。
虎觀他年青汗手。白頭田畝未能閒。自嫌麥隴無佳
思。戲作南齊百里山。陳無已愛重其蹟。嘗誅其畫扇
云。身阮始平。今代王摩詰。偃屈蓋世氣。百萬入咫尺。
无咎又嘗增添蓮社圖樣。自以意先爲山石位置。
向背作粉本。以授畫史孟仲寧。令傳模之。菩薩仿侯

翌天王仿吳道元。雲氣松石仿關仝。堂殿艸樹仿周
昉。界畫樓閣仿郭忠恕。卧槎垂簾仿李成。巖壁瘦木
仿許道寧。湍流山嶺仿董源。騎從鞬服仿衛賢。馬仿
韓幹。虎仿包鼎。猿猴鬼鹿仿易元吉。元崔白。鷗鳥鼠
仿崔白。集彼眾長。乃成獨勝。方之古昔。概未有諸。後
人往往臨摹其本。以傳世者多矣。山人曰。文所以
載道也。藝所以成名也。作文而句櫛字比。規規於左
漢莊騷。其弊與印板。或畫等。故必匠心。以獨造。始能
咀百氏之英華也。无咎以集腋之法。悟鈞元之妙。自
成一子。奄有諸家。開後人無數法門。正如昔賢註杜

以爲浣花詩句無字無出典者。

畫錄廣遺云張宗古五代時人入宋已老矣莫詳其鄉里或謂與趙評事同時喜畫林石根幹雄強撒梢富潤林石悉有凍色而雪冑之每暑月張之於壁覺寒氣襲人一室皆欲披襟不殊劉褒北風圖也顧其畫世閒少見而人罕道其名陳陽江西人往來臨川建昌二郡閒嗜酒放逸作林石清峭奇古多用黃牛皮木不以筆也嘗自詠云解畫無根樹能描似病人作大樹浮生石上有萬牛不拔之勢蘇東坡謂蔡規學畫於陳陽而過之誤矣規何能望陽之髣髴也

吳真雁蕩山野人或謂隸赤籍畫龜雀高妙岸無古人每鬻於市舉止狂異人不能測或邀數倍之價或得錢輒售人疑其隱於龜者也嘗畫十二龜龜皆有名神采驚人卓然一絕張遠太原人善畫山水林石專法李成其合處乃亂真也江西提舉陳商彥官於太原得其臨李成壁上四時景山水八幅清遠恬暢非麤豪之流所敢望也范正夫字子立忠宣公之猶子德孺之子也善畫馬得龍眠典型嘗寫自著詩意一幅蓋雪天也極溫雅清麗與晁以道以詩文往還孫玠趙廣皆舒城人玠受筆法於龍眠廣

又受於玠焉。玠畫合處幾於出藍。後梁師成引入書
藝局。一旦馬羣幾空。俄爲人鳩。歟。廣落墨尤超詣。嘗
仿盧稜伽作羅漢像。磨墨之次。連飲數觥。落筆驚人。
勢若風雨。結構縝密。意象天成。山人曰。自張宗古
以下。凡七人。雖非絕詣。然已入能品。恢恢乎游刃有
餘地矣。顧其畫或傳或不傳。其姓氏世人亦有知有
不知。是殆有幸有不幸哉。閒閣畫錄。廣遺爲之慨然。
備列於冊。亦表微之深意也。

龔開字聖予。號翠巖。淮陰人。工詩文。尤長於書畫。所
製中山出遊圖。蓋唐鍾進士燾故實也。後有親書八

分詩頗奇宕。跋亦自負不凡。其詩云。髯君本自住中
山。駕言出遊安所適。謂爲小獵無鷹犬。以爲意行有
家室。阿妹韶容見靚裝。五色胭脂最宜黑。道逢驛舍
須少憩。古屋無人供酒食。赤幘烏衫固可嘉。美人清
血終難得。不如歸飲中山釀。一醉三年萬緣息。卻愁
有物戲高明。八姨豪買他人宅。待得君醒爲掃除。馬
鬼金馱去無蹟。其跋云。人言墨鬼爲戲筆。是大不然。
此乃書家之艸聖也。豈有不善真書而能作艸書者
乎。在昔善畫墨鬼。有似頤真趙千里。千里所寫丁香
鬼。誠爲奇特。惜乎去人物科太遠。故人得以戲筆目

之。頤真鬼。雖甚工。而其意不無猥近。甚者作髯君野。溷一豪猪。卽之。妹子持杖披襟逐之。此何爲者。邪。僕今作中山出遊圖。蓋欲一洗弄人陋習。庶不廢翰墨。清玩譬之書。猶真行之閒也。山人曰。鍾馗事絕少。弄人辯其有無者。聚訟紛如議禮。余故不具論。特以紀開之奇蹟耳。夫畫鬼一派。盛於唐人。迄於宋元。竟屬僅見。龔生蓋得人棄我取之見者哉。歐陽圭齋云。唐韋偃工畫馬。松石更佳。世不多見。其筆法磊落。揮霍振動。杜少陵詩所謂戲拈秃筆寫驊。驪倏見麒麟出東壁者也。余曾收得紅韉覆背驄馬。

圖。筆力勁健。鬃尾歷歷可數。如顏魯公書。痿硬通神。往歲鮮于伯機見之。驚嘆累日。嘗賦詩云。渥洼產馬如產龍。韋偃畫馬如畫松。真奇文也。惜不成章而卒。唐人胡瓌工畫橐駝番馬。用筆清勁。渲染有法。宣和內府藏有胡瓌番部橐駝圖。題爲上上妙品。瓌子虔。筆法古雅。大有父風。內府藏有胡虔胡人汲水圖。意態如生。穹廬大漠。宛然眼卉也。五代時東丹王工於畫犬。意境百出。元趙承旨題其人犬圖云。畫人。物以得其性情爲妙。東丹此圖。不惟盡其形態。而人犬相習。又得於筆墨丹青之外。爲可珍也。山人曰。

韋偃之畫其傳者如丹鳳祥麟。閒世一出。然其姓氏猶膾炙人口。若胡瓌以下。能舉其名者鮮矣。余故附諸韋偃之後。俾其垂不朽也。

畫繼曰。江參字貫道。江南人。長於山水。形貌清臞。嗜茶與香。以爲生。初以葉少蘊左丞薦於宇文湖州季蒙。季蒙厚禮之。貫道爲作飛泉怪石五圖。筆墨學董源而豪放。殆欲過之。季蒙方幸。可多得其畫。而貫道忽被召去。止得此圖。淡以爲慊。後劉季高侍郎又寄貫道所作江居圖一卷。作無盡景。季蒙始少慰。貫道生長雪川。淡得湖天之趣。平遠曠蕩。盡歸方寸。故作

畫造景。筆下得意外意。非他人之比。當貫道被召時。尙書張如營方知臨安。貫道到臨安。日有旨館於府治。明當引見。是夕殂。遇合信有命也。同時李潼川者。工山水。筆意彷彿貫道。殆是同一師承者。張魏公浚題其下。蜀圖卷云。岷山導江。瀕爲彭蠡。奇峯怪石。險灘惡水。皆余所熟遊。潼川李君輒出新意。寫而爲圖。黃牛白馬。山鷓高唐之影。巫山十二峯。夔門百八盤。巨細不遺。使足未及者見之。莫不心驚目駭。非人世所有也。自君山東至於海。風檣陣馬。水村煙郭。好景尙多。安得喚起李君爲我續千里版圖之勝邪。山

人曰。宋南渡士夫。多有善畫者。如朱敦儒。希真。畢良史。少董。皆能作山水。窠石。時亦奇境。獨創。若畫院諸人得名者。則有李唐。蕭照。周會。馬賁。下至馬遠。夏珪。李迪。李安忠。樓觀。梁楷之徒。類皆以藝事受人主之知。被逾格之賞。若夫江李二子。其氣魄筆力。可雄視李唐。輩以夏珪諸人較之。且有大小巫之別矣。而迺淹蹇末世。絹素零落。此昌黎韓子。所以有感。士不遇之賦也。

畫鑒曰。唐人花鳥。邊鸞最爲馳譽。大抵精於設色。穠豔如生。其他畫者。雖多互有得失。歷五代而得黃筌。

資集諸家之善。尤於翎毛。花竹。超出眾史。筌之畫。可齊名者。惟江南徐熙。熙志趣高尚。艸木蟲魚。妙奪造化。非世之畫工所能及也。筌之下。有唐希雅。亦佳。多作顛筆棘刺之類。是效其主李重光。重光書法。後有長沙易元吉。作花果禽畜。尤長獐猿。多遊山林。狡狴窺視禽鳥之樂園。其天趣。後來諸家若趙昌。邱慶餘。滕昌祐。葛守昌。崔白。艾宣。丁貺之徒。皆得其緒。餘以成一家。而名當世。要之花鳥一科。唐之邊鸞。宋之徐黃。爲古今規式。所謂岸無古人。後無來者是也。陶南村說。孚曰。人物自顧陸展鄭。各擅神妙。可云化工。以至

僧繇道元此一變也。山水則大小李一變也。荆關董巨又一變也。李成范寬又一變也。劉李馬夏又一變也。大癡黃崔又一變也。趙子昂近於宋。故人物爲勝。大小米高彥敬以簡畧取韻。倪迂以稚弱取姿。宐登逸品。未是當家。冷太常謙嘗論曰：松雪道人趙孟頫、子昂、梅花道人吳鎮、仲圭、大癡老人黃公望、子久、黃崔、山樵王蒙、叔明、元四大家也。高彥敬方、方壺、倪元鎮、品之逸者也。盛懋、錢選、其次也。松雪尚工人物、樓臺、花樹、描寫精絕。至彥敬等直以寫意取氣韻而已。元時人極重之。宋體爲之一變。彥敬似米老父子而

別有韻趣。子久師董北苑。晚歲稍稍變之。最爲清遠。叔明全法王摩詰。濃郁深至。閒有枯淡之作。是其變格也。元鎮極簡雅。似嫩而蒼。或謂宋人易摹。元人難摹。元人猶可學。元鎮不可學也。予心初不以爲然。而終未有以奪之。山人曰：世有必不變者。天之道也。世有必變。天之運與數也。故上而文章法度。次而藝事工能。莫不各隨運數而遞爲升降焉。然而必變之。中文有不變之道。在學者參攷。痔說毋守常。毋襲故。毋矜奇博觀而約取焉。縱未極於精能。亦且思過半矣。

